

## 柱子的弹性

□毕淑敏

有一个故事,说的是一根柱子,一根三百年前的柱子。那根柱子很坚固,支撑着一座宏伟的大厅。那座大厅很大,大到修建的时候没有人相信一根柱子就能支撑起沉重的穹顶。年轻的建筑师用了种种科学方程式来证实他的这根柱子是何等牢靠和坚固,足够应用。人们虽然不能反对他的公式,却可以反对由他来担当这座市政大厅的总设计师。

年轻的设计师面临一个选择。如果他坚持他的设计,他的设计就永远停留在纸上了。如果他变更他的设计,人们就看不到这根独撑穹顶的柱子了。设计师沉吟再三,修改了他的图纸,又添加了几根柱子。人们对这个更加稳妥的设计拍手叫好,据此建起了壮丽的大厅。

很多年过去了,年轻的设计师变成了墓碑,大地震袭击了城市。很多建筑都倒塌了,唯有具有五根柱子的市政大厅依然巍峨耸立。人们说,幸亏有五根柱子啊!终于到了维修的时刻。人们惊讶地发现,除了最早设计的那根独撑天下的柱子,其余的四根柱子距离穹顶都有一道窄窄的间隙。也就是说,它们并不承受穹顶的重量,只是美丽的摆设。

于是人们惊叹这匪夷所思的设计,给予设计者以排山倒海的赞美。回答他们的只是墓草的摇曳。

设计师没有收获生前的称誉,但他收获了一根柱子。设计师是可以怒发冲冠一走了之的,但为了他的柱子的诞生,他妥协和避让了。设计师是在事成之后即刻就公布他的计谋的,但为了他的柱子无可辩驳的质地,他保持了宁静的缄默。设计师是在一份遗嘱或一部著作中表达他的先见和果敢的,但为了他的柱子的荣誉,他不再眷恋丝毫的浮华。设计师为了他的柱子,隐没在历史的尘埃中。

这是一根有弹性的柱子。它的设计者把自己的性格赋予了它,于是柱子比设计师活得更长久。

## 大家V微语

### 胡萝卜蛋糕

□尤今

●朋友送了一只胡萝卜蛋糕给我,凹凸不平的表面,有着一层厚厚的糖霜,像是舞台上化了浓妆的花旦。

●一见便发愁,一来我怕糖霜那腻人的甜,二来我对硬实的胡萝卜蛋糕向来不具好感,每回见它,总绕道而逃。

●次日,家里宴客,心中窃喜,嘿嘿,正好请朋友代我“歼灭”它啊!

●饱餐之后,将它取出,客人一见这其貌不扬的蛋糕,都只肯象征性地取一小片。奇怪的是,人人浅尝一口,脸上竟都大放异彩,赞不绝口。

●我好奇地取吃一片,哎哟,味蕾惊艳呀!这蛋糕,绵、软、滑、松、化;而不动声色地镶嵌在内的胡萝卜、核桃、黄梨、葡萄干等,都默默地做出了贡献,酸酸、甜甜、香香、脆脆,百味麇集、高潮迭起,带给人一种措手不及的惊喜。

●这个内涵丰富的胡萝卜蛋糕,差点好似出塞的王昭君一样,惨被埋没。

●粗砺的矿石里藏有价值连城的碧玉,偏偏世人一见矿石的粗糙便弃若敝屣。最为悲哀的是,许多人,包括我,经过多次教训,依然一而再、再而三地重蹈覆辙。

## 我的父亲母亲

### 母亲的腌菜

□分苗

打从我记事时起,觉得母亲就是一位做腌菜的高手。春夏之交或者夏秋之交,是母亲的腌菜季节。芥菜是其中的主打菜。

腌芥菜很有学问,最起码是不能太酸,母亲的经验是,芥菜只能晾晒七八成干。我家姊妹7个,家大口阔,光芥菜一年要腌制几百斤。母亲怕我们吃厌酸芥菜,她想方设法把腌菜做出新花样,比如把芥菜叶和芥菜秆分开腌制,有的放上一片红辣椒片,有的搁几片生姜,五颜六色的,不说吃,就是放在碗里,也会引起你的食欲。

母亲心灵手巧,无师自通地会腌制各种菜。父亲曾当大厨,切菜、炒菜均胜过母亲,可要切好几百斤七八成干的芥菜,他就不及母亲了。母亲切的芥菜叶特别细,每段芥菜秆都长不过一拇指面宽,看上去像是一个模子里倒出来一样。为了腌好菜,母亲在昏暗的油灯下,切菜经常到半夜,不知疲倦……

我上高中的那两年,学校食堂只管给学生蒸米饭,不管学生的菜。都是农家子弟,谁也掏不出钱在食堂买菜,同学们都是自己从家里带腌菜。有的同学家里没有腌菜,只能



带点黄豆到食堂去蒸,没有油只放点盐;有的同学只是在蒸饭时给大米放点盐……在我们班里,我属于“富裕中农”阶层。母亲总是绞尽脑汁地给我变换口味。所以,我每周带到学校的两罐头瓶腌菜从不重样,要么是腌芥菜叶和腌豇豆,要么是腌芥秆和腌萝卜,要么是豆瓣酱和腌辣椒……人家说同伙如同命,一个班、一个寝室的,同甘共苦就不待说了。母亲给我备的一周的腌菜,大都不到周四就被“劫掠”一空,同学们还美其名曰:先吃“咱妈的”,后吃“俺娘的”。

提起我母亲腌制的萝卜条,那堪称一绝。她把洗净的萝卜切成条,晾晒到八九成干,然后把萝卜条倒到大木盆里,再加上食盐和晒干并捣碎的红辣椒皮,一个劲地揉,直到把萝卜条揉搓得软绵绵的,盐和辣椒都入味了,然后再放入腌菜坛里。这可不是简单地放,而是一层一层地放,每一层要压得紧紧的,直到装满后,再盖上坛盖,并在坛盖上放一块小石头,再给坛尖加上水,长期保持菜坛坛尖不脱水是母亲的成功要诀之一。由于我家菜坛坛尖长年不脱水,密封好,腌菜的酸甜芳香是别人无法比拟的。特别是腌萝卜条,第二年取出来吃的时候,黄澄澄的,酷似黄金条,芳香扑鼻……

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女孩做到了:“现在,因为需要的东西少,真的想去什么地方,就直接把柜子里所有东西装进行李箱,1小时就能出发。”这样的人,谁敢说是低配?

有人说:改变生活有必要跟物品作对吗?那都是钱买来的呀。尤其是对于以节俭为美德的人,更是很难接受。

其实节俭,是要我们尊重物品,物尽其用。如果我们把物品看得比人还重要,就失去了节俭的意义。比如有些老人家,舍不得丢掉剩饭剩菜,已经不新鲜了还是往胃里送,这不是节俭,这是不珍惜自己的身体。

我们又何尝不是呢?家里落满灰尘,即使星期天也懒得做饭而去叫外卖,家里堆积着许多买来就用过一次的物品……

试问:房间堆满了名牌包和衣服,就拥有高配人生吗?显然不是。高配人生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不是一种消费方式。“断舍离”不是让你不再购买,而是拥有你真正需要的,这才是高配人生的开始。

花点时间整理你的物品吧,开始寻找适合你的生活方式:删掉不再心动的微信联系人,你会收获真正的友谊;丢掉不合身的衣服,你会收获更美丽的你。

## 谈天说地

### “爱自己”不等于“多消费”

□王敏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节日开始和“买买买”紧密挂钩。每到节日,我们第一时间想的不是和朋友、家人聚聚,而是买买买:哪家APP优惠最多,哪个牌子打折最厉害;好姐妹一定要拼过团,友谊才算过硬;聊天也常常围绕在对商品的探讨上:“有什么好用的要给我推荐哦。”

电影《搏击俱乐部》有段台词:“广告诱惑我们买车子,买衣服,于是我们拼命工作,买我们不需要的狗屎。”

可是不买,怎么犒劳辛苦的自己?于是我们把爱自己约等于消费。最可恶的是这句话:“钱并不是真的花掉了,只是换一种方式,陪伴在我的身边。”而真相是,我们的很多钱,买了很多不该买的东西。

经常听到有人说“低配人生”,大家唯恐避之不及。我们都希望在别人眼里是金光闪闪的,就好像商场里漂亮的水晶高跟鞋。我们很容易把高消费等同于高配。

可是在北京,有一对“奇葩”情侣,实现了从疯狂消费到零浪费生活的转变。女孩说:“如果真的看中一件商品,我会想,家里有没有什么东西可能替代它?它的质量和款式是不是耐用的?反复问自己之后,才会购买。”

很多人心里都有一个梦想——一个行李箱装满所有物品,

## 文史杂谈

### 古人高考

□柏滨丰



炎炎夏日,难耐俩字:烤和考。

高考汹涌,自古如此。宋真宗赵恒曾亲自撰写科举“广告文案”: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男儿若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

相较今天的考生们就近考试、交通便利,古代的考生们可没那么幸运。从隋朝正式启动科举到清朝末期废除科举,一千三百多年间,进京赶考的交通方式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革:一路风尘仆仆,少则个把月,多则半年,不仅非常烧钱,而且极为艰险。

“目注燕京思报国,身游鹿郡叹离家。甘霖远被吾乡否,回首烟云万里遐。”清朝嵩明举人刘凤鸾徒步赶考,途中生病时写下一首七律,诗中交织着疲惫、期待、思乡等复杂情绪。

在古代,徒步赶考是主流,原因全在一个字,穷!寡靠两条腿跋山涉水太耗精力,很容易生病。光绪十五年,晋宁州金沙村的李承祐、李承祐兄弟俩结伴赶赴京城会试。途中,李承祐受了风寒卧床不起,还没等到会试开始就病死了。李承祐忙着料理胞弟后事,又要扶柩回晋宁,最终也错过了会试。

经济条件稍好的考生一般会租个代步工具,比如唐朝诗人贾岛。他初次参加科举考试,从老家河北取道幽州范阳县前往长安,一路上时常租驴。抵达长安后,贾岛寻访好友李凝,未遇,赋诗《题李凝幽居》。路上,贾岛“选择恐惧症”爆发,在驴背上一路琢磨:哎呀,这个“僧敲月下门”,是用“推”字好呢,还是用“敲”字好呢?苦思冥想间,不小心闯入了京兆尹韩愈的出巡车队。韩愈得知缘由,沉思半晌,说,作“敲”字佳矣。可惜的是,即使受到韩愈的赏识,贾岛依然仕途坎坷,多次赶考都名落孙山。

“十年常苦学,一上谬成名。擢第未为贵,贺亲方始荣。时辈六七人,送我出帝城。轩车动行色,丝管举离声。”这是白居易《及第后归阙,留别诸同年》中的几句。骑马、坐马车的待遇,少部分考生才享用得上,比如出身宦官家庭的唐朝诗人白居易。二十七岁时,白居易骑马进京赶考,成为十七名新科进士中最年轻的一个,兴奋得一夜无眠,意气风发之际写下这首诗。

清朝顺治年间,为鼓励举子参加考试,朝廷补贴每人10两至20两银子当路费,在所在地布政使处即可领取。还可以领取火牌,在沿路驿站免费租用马车,马车上插上“礼部会试”的黄旗,遭遇土匪强盗可保平安。

不过,骑马也不是没有风险。明代著名医家江瓘主编的《名医类案》记载:“(某考生)入京师赴省试,过桥坠马,右臂臼脱。”考生昏迷不醒之际,幸好有路过的良医救治,“五日复常,遂得应试”。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走水路的考生中,最令人感慨的要数唐朝诗人张继。公元755年,他从湖北襄州出发,坐船赴长安赶考,最终名落孙山。返程时,因为心情极度郁闷,他取道苏州散心。夜幕降临,望景伤情,随口吟出一首《枫桥夜泊》,遂成千古绝唱,而当年的状元早已隐入历史的皱纹无人知晓。

四川合川人丁治棠,曾参加光绪十五年的会试。光绪十四年阴历十二月二十日,他从家中出发坐船到重庆,二十三日转船前往上海,二月初七终于到达北京,前后耗费四十七天。四月二十六日,他原路返回,七月回到重庆。从离家到返家,前后一共耗时八个月。八个月!在远行坐高铁、乘飞机的我们看来,这简直不能忍受。很可惜,即使“费银数百”,最终还是“如泥牛沉海,毫无消息”。要知道,那时私塾老师的年收入也不过十来两银子。

昆山人龚炜曾作《赴考》一文,讲述自己以孱弱之躯赴考,一路中暑、晕船,最终只能半途折回,以至“绝意名场”。

十年寒窗,中榜、落榜的处境天差地别。读来最令人唏嘘的,莫过于宋代董德元落榜后写下的《柳梢青》:“满腹文章,满头霜雪,满面尘埃。直至如今,别无收拾,只有清贫。功名已是因循。最懊恨、张巡李巡。几个明年,几番好运,只是瞋人。”个中滋味,可谓道尽。

中榜落榜,几家欢喜几家愁。但不管怎样,无论古今,考生们与他们的青春年华,就这么渐行渐远、永不重逢了。

##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总值班:贾敬伟  
 一版编辑:赫巍利  
 一版美编:冯漫图  
 编:王泰舒

零售  
 专供报



6 935970 566666